

丁玲与中国 女性文学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文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丁玲与中国 女性文学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文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在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

开幕词 张 炯(1)

闭幕词 严家炎(5)

欢迎词 中共山西省长治市委副书记 张松仪(8)

贺信贺词

中国文联(13) 中国作家协会(13)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15)

薄一波(16) 胡富国 孙文盛(16) 陈 沂(17)

戎子和 陆 耕(18) 张磬石(18) 魏 疆(19)

朱子奇 陆 堇(20) 柯 莎 曾 克(22) 张学新(23)

丁玲在文坛上再度走向辉煌的出发地 马 烽(25)

学习丁玲 直面人生 繁荣文艺创作 焦祖亮(28)

丁玲与胡风的交往

——在胡风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 明(31)

告慰丁玲 缅怀丁玲 黎维新 罗尉宝(34)

丁玲·女性文学·女权主义 陈漱渝(38)

丁玲女权主义之断想

——兼谈中国女性文学 林伟民(46)

女性解放之路的不懈探求者

——丁玲与女性文学 邹午磊(54)

丁玲早期创作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	曹清华(64)	丁玲新时期散文语言的异影	杨怡(257)
《阿毛姑娘》与丁玲的女性文学	汪晓云(71)	要开作一支白色花	
试论丁玲女性题材小说的三种模式	李丽(78)	——论丁玲的创作个性	张大雷(265)
丁玲女性小说的特色与贡献	杜方智(86)	关于丁玲创作问题	曹云(276)
丁玲笔下的母亲画廊	王丹红(96)	从死的暗孔探视生命和社会	
✓ 丁玲在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	吴长华(109)	——丁玲的死亡感觉与死亡描述	徐学(289)
论丁玲创作的性爱描写特色	陆文采(120)	丁玲人格与文本关系的嬗变	谭云明(300)
论莎菲们最富魔力的审美特质	彭淑芬(133)	论丁玲前期小说中的虚无色彩	李达杆(309)
✓ 丁玲女权思想漫议	欧秀岚(142)	《风雨中忆萧红》我感	[日本]秋山洋子(317)
移风易俗的女性先驱者	林贻荣(148)	一部艺术精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	
抗争之路与禁锢之锁		——浅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戈培(323)
——从女性文学角度看四十年代丁玲与张玲作品	杨家慧(155)	冲破封建宗法罗网	
丁玲与佐多稻子	[日本]田畠和子(163)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宗法主题新识	万直纯(332)
性别与政治的歧途			
——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对性别问题的探索	周可(175)	历史倒影与心灵历程的记录	
性别意识与主体性		——读丁玲两组生活片断的日记	郑楚(349)
——丁玲和 Christa Wolf 的比较	[美国]曾梅(187)	从丁玲日记看丁玲的创作与文艺思想	许扬清(364)
“虽九死其犹未悔”		丁玲家书的特色	
——复出后的丁玲	丁尔纲(194)	——读《丁玲文集》第十卷	张建英(373)
丁玲晚年的文学思考	罗宗义(205)	漫说丁玲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看法	陈天助(383)
走不出的怪圈		从《中国妇女》杂志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丁玲晚年心态探析	张永泉(216)	妇女运动及其方针转变	
《在严寒的日子里》读后感	胡正(230)	——丁玲四十年代作品背景探讨	[日本]江上幸子(389)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综述	杨家慧 曹清华(407)
——读丁玲的《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	周勇胜(234)	编后记	(409)
试论丁玲新时期散文创作个性及艺术表现	吕若涵(248)		

在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

开幕词 张炯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聚集在我国著名作家丁玲曾经生活了五年的山西省长治市，纪念这位作家为我国文学和世界革命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并跟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一起，举行隆重的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中国丁玲研究会、山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到会的领导同志和所有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我还要特别感谢山西省作家协会为筹备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特别感谢长治市的领导和有关单位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关怀与帮助！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丁玲曾以丰富的创作和范围广泛的文学活动，为自己赢得世界性的声誉。1936年，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欢迎她到达保安时，曾经赞誉她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是的，她不仅仅是一位作家，她还是一位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事业提枪战斗的战士，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红军。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她曾率领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战火纷飞的前线，表现出一个女作家的极大勇敢与胆魄！作为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她不仅用笔写作，而且以自己的各种辛勤的努力，为我国人民、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多方面的出色贡献。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受到长达二十二年的委屈，不仅被剥夺了正常写作的权利，而且

生活在艰难的条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迫害，她也从未动摇革命的信念。八十年代她重新出现于中国文坛，已届七十五岁高龄。她仍然意气风发，精神抖擞，不断写出新的著作，还创办《中国》杂志，努力为中国文学的复兴和繁荣作出自己紧张的努力。直到八十二岁她卧病不起前，她仍然笔耕不止，劳作不息。面对她为革命文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风范，我国人民和广大读者都不能不肃然起敬，不能不为她的离开人世感到深深的哀悼和痛惜！

毫无疑问，历史应该对这样一位作家的文学功绩，作出公允的评价。

对于她的研究和评论，早在二十年代她初登文坛时便开始了。几十年间出版过许多论著，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和评论家在丁玲研究方面更有大量著作问世，不仅有丰富翔实的研究资料，被收集、编辑和出版，还有许多传记性评论性新著与读者见面，使丁玲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丁玲文集》十卷也已经出齐。应该说，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上没有分歧。在前几年有关重写文学史的争论中，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丁玲未参加革命前的创作是好的，如《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参加革命后，她的作品就走下坡路了，而近年，有些人鼓吹改良而否定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由此他们也竭力否定和贬低丁玲的革命文学作品。自然，人们可以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不同而对作家作品做出不同的评价。但这不是说其中就没有是非，没有价值取向方面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标准。

如何看待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这是有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学评价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上任何革命的发展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都总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在表面的偶然中

都寓有深刻的必然性。社会何时采用渐进的改良的办法，何时又会爆发飞跃式革命，都无不体现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并非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每一场革命，也多是社会阶级对立和矛盾激化的结果。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康梁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走不通之后才发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是在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才发生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尽管不无曲折和阵痛，但正是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人民在忍受了百年的屈辱和列强侵凌后终于站立起来，建设起迅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人民能够以今天这样的雄强的身姿和步伐，迎向二十一世纪，从根本上应该感谢这场革命。而丁玲正像许多仁人志士、许多革命作家那样，无私无畏地以自己的生命和文字，去为这样一个关系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深刻历史变革作出力所能及的杰出贡献。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献身精神正是亿万人民所应当格外宝贵的思想财富。

对于一个作家的评价，不能不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土壤相联系，与他跟人民大众的关系、与他跟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相联系，更不能不跟他本身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好尚相联系。在决定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命运的众多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中，丁玲选择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一边。这选择对她来说既是艰难的，也是正确的。正是她所投身的事业，把中国人民从苦难中导引向自尊自立自强的幸福的今天与未来。她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贡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成为这个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投身革命以来的作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健康的审美需要，而且成为激励人们、动员人们起来投身历史创造性变革、埋葬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战斗号角。这正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价值的最大实现，也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从《韦护》、《1930年春上海》到《水》和《母亲》，从《彭德怀速写》到《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

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和她复出后的大批艺术上炉火纯青的新作，我们都应该作如是观。丁玲的作品，是二十世纪我国人民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纪录，也是我国妇女从屈辱走向自立和解放的光辉写照。这些作品既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贵的篇章，也为我国人民精神的前途中燃亮耀眼的灯火！虽然，无须讳言，丁玲的有些作品并非全无缺点，有的作品确有艺术上比较粗鄙以及存在一定概念化的弊病，但毕竟瑕不掩瑜。除了个人的创作，丁玲还为革命的文学运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解放区的人民文艺运动和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付出了许多的辛劳！

从早年信奉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向为全人类解放而作不懈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这是丁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有进步性的深刻转变和巨大升华！作为革命者的丁玲的思想和情感，是属于有着无限光明的未来世界的。随着岁月的延伸，丁玲在她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的崇高价值，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她所歌颂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精神，她所追求的妇女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热切愿望和理想，在进步人类中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共鸣，将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肯定丁玲的创作的价值，不仅仅只从审美的视角肯定她的艺术创造的贡献，更应该肯定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的崇高性和进步性。

从文学史上看，对一个作家要做出人们共认的稳定的评价，常常需要经过好多代人的反复争论和斟酌。在人文科学领域，作家的评价问题尤其是人们的看法不大容易很快取得一致的复杂问题，只有在大家的讨论中、不同意见的互补中，也许才能够产生比较正确的认定。我祝愿这次会议在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彼此比较充分的交换意见，获得最大的成功！

闭幕词 严家炎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开了一次成功的学术讨论会。短短三天时间里，国内外几十位学者、作家和丁玲生前的同事、战友，齐聚一堂，围绕着丁玲复出后的创作、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两个中心议题，进行了紧张、活泼、认真、求实的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有不同意见的交锋，又做到心平气和，充分思考和尊重对方的观点。不同见解起到了相互启发、相得益彰的作用。有些先生私底下称赞“会风好”，这三个字也许能代表我们许多与会者的共同感受。

讨论得最集中，也相当深入的，是“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这个主题。不少学者为丁玲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不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开路人”展开了争论。它不但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也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热点。这件事情并不奇怪，因为丁玲确实有大量作品涉及到女权问题。丁玲自己一再说过：她了解妇女的弱点，更了解妇女姊妹们的痛苦，因此她为妇女应该受到更多关怀、不应该受到歧视发出呼吁，同时也向妇女本身提出要善于“自强”、“强己”。这些思想都和国际上一部分女权主义者有些相像。就连丁玲二十年代末拒绝为格调低俗的《真善美》杂志“女作家专号”写稿，公开声明“我卖稿子，可是不卖‘女’字”，这也正好说明丁玲竭力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坚持女权。国外有些学者更把《三八节有感》看作“中国女权主义的宣言”。如果“女权主义”指的是用理论、用行动追求男女平等目标的话，那么，人们也许有相当理由把丁玲称做女权主义者，虽然人们不会把丁玲仅仅看做一个女权主义者。

然而，不赞成把丁玲称做“女权主义者”，那理由同样是相当充分的。因为，第一，国际上的“女权主义”五花八门，不但政治情况复

杂，而且心理状态似也不甚健全。有些所谓“女权主义”，其实是鼓吹同性恋者的一种性变态。也有的女权主义并不追求男女平权，反而以控制男子、凌虐男子为目标，所以蒋祖慧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一提女权主义就令人想到武则天。这也许就是丁玲自己从不承认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第二，用“女权主义”并不能涵盖丁玲的作品。丁玲作品的实际内容是在探索社会的解放，包括女性个人的解放和工农阶级的解放，可以说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只提女权主义，实际上限制和缩小了丁玲作品的思想意义，如同男女平等这种女权主义内容可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归结为女权主义，因为它的目标毕竟是要解放整个社会、解放全人类一样。第三，“女性文学”这个角度开启了丁玲研究的新视野，但它的含义又远远大于“女权主义”，所谓文学研究上的女性角度，应该包括研究女作家的思维方式、感情特征、心理体验及其在作品中的烙印，等等，它比“女权主义”又宽泛得多。

我觉得，以上两种意见都是有的放矢、很有道理的。前者至少从丁玲作品抓住了一个突出的线索，一个过去人们相对忽视的现象，作了新的开拓，引人注目。它帮助我们去观察和思考解放区的妇女运动及其实际存在的问题，正像有些同志说的，解放区男女平权的状况比国统区好，但解放区也是从旧中国变出来的，重男轻女、小丈夫大媳妇现象也存在，而且还有像韦君宜的自传性小说《露莎的路》写到的那些情况。《“三八节”有感》决非凭空产生，它是丁玲为了推进解放区妇女工作才写的，充满着对阶级姐妹的同情友爱，这是一种革命感情。后一种意见并不根本反对使用“女权主义”的概念来研究丁玲作品，但是比较谨慎，防止了可能引起的某种副作用。争论的意义不在判别谁对谁不对，而是启发我们科学地深入地去研究丁玲作品，充分发掘丁玲作品潜藏的思想意义。特别是丁玲作品中最宝贵的那些丰富的现代意识，它们常常需要经过探讨、争论才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两种意见，应该是互为补充和相

辅相成的。

对丁玲复出后的作品，像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杜晚香》和两部散文《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也有不少同志提供论文并在会上分别发言作了探讨。这些作品继续保持和发挥了丁玲作品的一贯特色：直面人生，对人民爱得深挚，对丑恶现象怀有烈火般的憎恨，它们具有强烈的思想批判锋芒，同时又很有分寸感，显示出思想和艺术上的圆熟自如，因而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除《杜晚香》中女权意识是否减弱的问题曾引起不同意见外，这方面的基本看法几乎相当一致。一些材料的披露，也使人们对丁玲晚年作品的成就和意义获得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例如，冯达给人信中所讲的《魍魉世界》“作者记忆力惊人”的说法，就有力地证明了作品有关内容的真实可靠和丁玲为人的襟怀坦荡。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丁玲复出后的作品放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更显出作者创作思想的难能可贵。

必须提到的是，我们一些老同志为开好会议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们作为丁玲生前的战友，作为当年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回忆和叙述了许多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材料。像马烽、胡正、陈明、刘朝兰同志等，他们的讲话就是活的原生态的历史，把我们带回到当年特定的生活情景中，使我们听起来感到无比的亲切和丰富，加深了我们对丁玲人格力量的认识。国外的历史学家很重视口述历史，老同志们的讲话其实也是一种口述历史。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多层次、多侧面、多方法地研究丁玲。例如，一些学者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把丁玲放在和其他作家的比较中加以研究。有的学者比较了丁玲和张爱玲两位女作家各自的创作特色。日本学者田畠佐和子则比较了丁玲与日本一位有影响的左翼女作家佐多稻子（她们两人都是1904年出生，都曾去当电影演员，都在1930年生下第一个男孩，又都在1932年参加了各自国家的共产党，并且都在三十年代被捕入狱……），引起

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山洋子别出心裁地论析了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虽然涉及的只有一篇不太长的作品，却旁征博引，参证了许多相关的材料，使作品文本解读达到深刻、细密、透彻。秋山女士正确指出：丁玲这篇散文与其说写萧红，不如说在写自己的内心。文章最忌大题小做，不深不透。秋山洋子这种“小题大做”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会上有些学者还对今后的丁玲研究，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如提出在深化丁玲研究时，可广泛参阅各种各样的成果和材料，包括某些我们所不赞成的否定丁玲走上革命道路后创作的材料，这样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促使我们在有对立面的状态下去深入思考。深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要保持客观的研究态度。邹午蓉女士提出：“我们不是追星族，不是发烧友，我们是学者，学者的态度是要客观。”她是针对海峡那边研究张爱玲的状况而言的。但其精神，我相信对一切学术研究也包括丁玲研究，都是有意义、都是适用的。

最后，我要说：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是和山西省领导、省作协领导、长治市领导给予会议的巨大关怀、全面支持分不开的。长治市党政负责同志得力的领导，细密的组织工作，尤其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在此，我谨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向会议东道主——山西省和长治市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现在，我宣布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胜利闭幕！

（掌声）

（掌声）

欢迎词 中共山西省长治市委副书记 张松仪

（掌声）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隆重召开之际欢聚一堂，讨论丁玲的创作，研究丁玲的创作道路，感到十分高兴。在

此，我代表中共长治市委、长治市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长治召开，这对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长治，宣传长治，我在这里首先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市的基本情况。

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与冀、豫两省相交。由于地处太行之巅，有“与天为党”之说，历史上也称“上党”，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长治历史悠久，早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商为黎国，韩建别都、秦置上党郡、北周始名潞州，明为潞安府，廓置长治县，取“长治久安”之意，长治之名由此而来。1945年10月8日长治解放，并正式建市。1985年5月实行市管县体制。

全市现辖潞城市、城、郊两区和长治、屯留、长子、壶关、平顺、黎城、武乡、襄垣、沁县、沁源10个县，共13个县（市、区）。区域总面积13896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300万，其中市区55万。

全市现有各类工业企业1200多个，其中有潞安矿务局、山西化肥厂、山西水泥厂、长治钢铁公司、长治洗衣机厂等20多家大中型企业和83个外资企业；有长治医学院、晋东南师专等10多所大中专院校。

长治平均海拔为1000米，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气候。长治自然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矿藏有40余种，其中有开采价值的20多种。尤其是煤炭，种类多，埋藏浅，易开采。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豆类、薯类等。水资源也比较丰富，是华北地区及山西省的相对富水区。

长治交通比较便利，铁路有邯长、太焦线交汇，公路有207、208、309国道贯穿境内；航空可直达太原、北京。长治市也是山西东南部主要商品贸易中心。

长治名胜古迹较多，风景独特。黄崖洞和灵空山的山川风光、

展现了太行山的雄姿和太岳山的秀美。上党门、观音堂、南涅水北魏石刻像以及市博物馆珍藏的一批出土文物及诸多古迹，闪烁着民族艺术文化的光辉。

长治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创建了以太行山、太岳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曾长期驻扎在武乡砖壁、王家峪等地，使上党成为华北抗日前线的中枢。解放战争时期，长治是“上党战役”的主要战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在这里生活战斗，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治人民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较大成绩。最近几年，长治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97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0.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11元，比上年增加320元，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对外开放继续扩大。邮电通信建设发展迅速，13个县区实现本地联网。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不断发展。

今年以来，我们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九五”计划和“三步走”的赶超战略。即：第一步，以1995年为基础，国内生产总值从每年递增14—18%的速度赶超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步，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周边地区的前头；第三步，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10年，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努力实现全国中等强市的宏伟目标。今后15年对长治来说，加快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恳切希望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关心长治、支持长治、帮助长治。

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长治召开，更加激起了长治人民对丁玲的深切怀念。丁玲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也是我市

人民熟悉和爱戴的老一辈革命作家。长治是丁玲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扩大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丁玲组织和率领一个记者战地团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后又扩大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担任主任。西战团以实行战地服务，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动员民众配合前线作战为己任，深入到我市的沁源、沁县一带长期活动。他们张贴革命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出生动剧目，深受抗日军民欢迎。丁玲的名字和作品，给根据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革命中，丁玲同志受到迫害。1975年5月，丁玲同志来到我市嶂头村居住。她身患腰疼症、糖尿病等多种疾患。然而丁玲同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开始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和散文《杜晚香》等作品的创作。她上午坚持写作，下午读书看报。她始终坚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给队里拣苹果、晒核桃，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了解到不少农村的情况，加深了她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当集体和群众遇到困难时，她慷慨解囊。她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万元存款赠给队里买了拖拉机。她把自己在东北时购置下的棉毡靴、皮帽子，送给了冬天到城里拉粪的社员。她以自己热诚的品格，赢得了群众的了解和信任。大家都称呼她“老丁”，和她相处得亲亲密热。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经常登门求教，她总是给予热情指导。1979年1月，丁玲同志离开了长治。青山常在，漳河水长流。长治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丁玲这位杰出的作家！不会忘记她在长治度过的岁月。

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长治召开，对我市的文艺事业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我们要学习丁玲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学习她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学习她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学习她辛勤耕耘的奉献精神，不断增强我市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繁荣我市文艺事业，推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热烈祝贺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我市召开，我们热烈欢迎各位嘉宾能来长治作客。但由于条件所限，生活上和其它方面一定会有许多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多多包涵，并请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贺信 贺词

山西省作家协会转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

欣悉由中国丁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西省作家协会和长治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日内在丁玲同志留下足迹的长治市举行，值此次盛会开幕之际，谨向会议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向来自全国各地和境外的专家学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丁玲同志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现当代著名作家，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文学事业；她在坎坷的一生中留下的三百多万字的著作，无疑是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促进中国现当代作家学术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国际进步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文联

1996年7月15日

第七届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

你会在山西省长治市举行，是有特殊意义的。中国作家协会热烈祝贺这个讨论会的召开，祝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我们的前辈革命作家丁玲同志，和山西人民是血肉相连的。将近六十年之前，也就是1937年9月间，在我国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丁玲同志组建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并亲自率领这个由众

多著名文艺家组成的文艺团体，徒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于10月初到达山西抗日前线，出没于广大乡村和城镇之间。活跃在我军和友军当中，运用文艺武器和其他手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推动全面抗战而奋力工作，使西兵团在中国抗战史和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熠熠生辉的一页。正如邓力群同志所回忆的那样：当年周恩来同志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中风趣地说过：我们不但八路军开上了前线，我们的著名作家丁玲同志，也已经带着战地文工团奔跑了前线。她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所以在我们前方，不仅有军队的抗战，也有人民的抗战。军队主要是男同志，丁玲同志是女同志，她带的文工团还有不少女同志，所以不仅是军民的全面抗战，也是男女的全面抗战。

作为作家，丁玲同志深入抗战前线，在戎马倥偬中，创作了一批散文和短篇小说，热情讴歌了山西人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迅猛觉醒、奋起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党的失误，“左”的思想路线屡屡肆虐，加上文艺界内部的复杂因素，使丁玲同志遭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和磨难。在这二十多年困顿的路途上，长治市是丁玲同志苦难历程中的最后一站，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站。1975年5月，丁玲同志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定居于长治市郊的峰头村，尽管她还背负着强加于她的政治罪名，长治市的党和政府，特别是长治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却热情地接纳了她，让她感到像回到老家一样亲切和温暖。1978年7月，老顶山公社党委遵照中央文件精神，摘掉了丁玲同志的“右派”帽子，巍巍老顶山开始升起一抹曙色，多年笼罩着丁玲同志的烟尘迷雾，开始消散。在峰头村，丁玲同志为她分别已久的广大读者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完全靠记忆重写了散文《杜晚香》，同时又重写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前二十四章。

1979年初，长治市人民依依不舍地欢送丁玲同志重回北京，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丁玲同志始终注意政治，以大局为重，和党

中央保持一致，真正落实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丁玲同志顽强地同疾病和衰老抗争，不遗余力，坚决按照党所指引的，也是她长期自觉遵循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积极创作，不断奉献出新的力作，并努力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热心关注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总之，丁玲同志复出后的人生历程，是她一生中又一段闪光的历程，这段路，是从长治启程的；丁玲同志是人民的好女儿，在她身处困境的时候，也要尽自己的所能给身边的乡亲们以实际的帮助，长治人民对丁玲同志也情同骨肉，对丁玲同志晚年的生活、创作上的帮助，功不可没。

这次学术讨论会在长治召开，确实意味深长。我们相信，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全体同仁，一定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

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中国作家协会

1996年7月15日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

丁玲同志是我国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她曾率“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赴山西前线从事抗日宣传，足迹遍及晋西北、晋东南；文革后期，她和陈明同志被“四人帮”遣送长治市郊峰头村生活了五年。她复出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杜晚香》和最后的长篇创作，就是在峰头村修改、重写的。欣闻“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近日内在长治市隆重举行，谨向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向国内外与会学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山西省和长治市的各级领导、父老乡亲们

致以深深的敬意！

丁玲同志是我们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因本会最近正筹备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有关纪念活动，未能另派代表参加此次盛会，深表歉意！

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

1996年7月14日

中国丁玲研究会、山西省作家协会：

丁玲同志去世十年了，人们怀念我们党的这位好女儿，我国革命文坛的这颗恒星。她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很宝贵的，欣闻“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山西长治市召开，谨致诚挚的贺意！

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丁玲同志，襟怀坦荡，才华横溢，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她经历过地下斗争、革命战争的长期考验，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我就是山西抗日前线初识这位“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建国后，她二十多年身处逆境，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对党忠贞不渝，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错案改正后，她几次应邀出访，在境外的言行，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文艺家的堂堂正气。她终身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入党誓言，无私无畏地献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种高尚情操，很值得学习和发扬，从中也可以领悟她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所在。

薄一波

1996年7月2日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

欣闻中国丁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共长治市委、长治市人民政府联合在长治市召开“第七

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我们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国内外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欢迎！

丁玲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也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文艺战士，她的作品影响过许多人，她的革命文艺活动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她一生坎坷，但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表明她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

丁玲同志与我们山西有着密切联系，抗日初期，她曾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晋东南、晋西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为动员山西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文革”后期，她和陈明同志又被“四人帮”遣送到长治郊区峰头村生活了五年，与当地群众密切相处，坚持文学创作。山西省人民十分敬重丁玲同志的人品和文品。在丁玲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在长治市举行学术讨论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目前，三千万山西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满怀信心，为尽快实现兴晋富民的宏伟目标，为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奋斗。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召开，将会对山西的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祝大会圆满成功！

胡富国 孙文盛

1996年7月15日

尊敬的同志们：

我同丁玲是同时代、同信仰、同命运的人，她生前和逝世后，我一直没有忘记她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学所作的贡献。你们在长治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是继本月4日在京召开的茅盾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为发展我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又一次

盛会。

中国不能忘记茅盾，同样也不能忘记丁玲。

长治是我抗战初期在北方局工作时曾去过的地方，至今犹记忆在心。你们的讨论会，选在长治，可以称得上人杰地灵。

特此致函祝贺，希望会议开得成功，并祝曾经用小米养活过我们的长治人民生活幸福。

专致

敬礼！

陈沂

1996年7月6日

纪念丁玲同志逝世十周年：

巾帼英士 文艺先驱

戎子和 陆耕 谭志

1996年7月8日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

欣闻第七次丁玲学术讨论会在山西长治举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山西是丁玲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是我的故乡、也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非常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参加这次研讨会，一来可以缅怀和纪念丁玲同志为党的文艺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二来也可以看看家乡的新变化。只是我年迈体弱，行动多有不便。在此，我谨以一个丁玲同志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的名义，对会议表示衷心的祝贺！

丁玲同志是本世纪中国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之一。早在二三十年代，她创作的那些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反封建意识的作品，就曾给我以启发和教育。她所参加的“左联”的一系列进步的文艺

活动，对广大青年、也包括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丁玲同志是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作家。

建国初期，我在中宣部工作，与丁玲同志成了同事。那时她在文艺处担任领导，为团结老作家、培养和扶植青年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那时的言论和作品，是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至今仍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她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同时她又强调作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主张作家要认真真下大力气写好一本书。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要有精品意识的精神是一致的；她自己也就是努力把文学工作和宣传工作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丁玲同志一生历经坎坷，遭到许多不应有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我参加过对丁玲同志的审查。审查中我所看到的，正像她自己在《魍魉世界》中所表示的那样，虽然受尽凌辱和折磨，却始终不改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在她身上体现出一个党员的党性立场，体现出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丁玲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但她的人品和作品，始终是激励我们的榜样和力量。

张碧石

1996年7月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全体同志：

欣闻丁玲研究会第七次会议在山西举行，我谨代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向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丁玲是“五四”以来我国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在文学上的光辉贡献，使她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革命作家。在她身上，光彩夺目的才华，与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融为一体，她一生屡经艰辛坎坷，始终斗志不衰，丹心如初，不愧为党员作家的楷模。她的许

多作品都是留给人民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说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的骄傲。

丁玲的文艺思想及其论著，是其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洋、土垃圾充斥市场，而社会主义文学却步履维艰。此时此际，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怀念丁玲。如果丁玲活着，她会怎样看待这一切呢？让我们更好地研究丁玲，从丁玲的文艺思想中学习些有益的东西！这对目前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祝大会成功！

魏巍

1993年7月12日

山西省长治市文联 谱转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

尊敬的会议领导和各位中外作家学者：

欣悉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山西省长治市举行，我们非常赞成和支持。感谢会议对我们的邀请，因故不能前往参加，特致函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这次会议在当前召开，有其重要意义，很合时宜，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定将产生积极影响。

丁玲一生奉献给世界以大量反映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时代性强、中国特色浓、思想深刻，又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经得住时间的反复考验。

丁玲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不仅在顺利中辉煌，也在逆境时闪光！她的人品、作品，称得上是中国作家的榜样。中国文坛需要丁玲，呼唤丁玲，世界文坛也需要丁玲，呼唤丁玲！

我们高兴地看到：

丁玲在中华大地种下的希望正在风雨中开花结果。丁玲在世

界播下的友谊与和平的种子，也正在萌芽生长。

我们衷心祝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敬祝各位女士、先生、同行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朱子奇 陆 塘

1996年7月13日于北京

附：朱子奇献诗一首：

莫说她走了……

——献给丁玲

莫说她走了，一去不复返了，
睁开你那双朦胧的睡眼瞧瞧。
——她走了，不是又被迎回来了？
挑着她一卷卷正需要的闪光的文稿。
要知道，在当今飞腾的中国，
无不向辉煌的昨天寻求呼唤！

谁，谁能堵栏得了？！

莫说她走了，在山海茫茫的远方，
但愿你能飞登琼楼去放眼眺望。
——她远在天边，又近在身旁，
她领着远近朋友把同心曲合唱。
要知道，在这小小的环球，
亿万人的希望与命运一线串上。
——谁，谁能把线割断？！

哦，莫说文学是真空，纯而又纯，
否，哪部杰作不是时代的主旋律？
——政治有红有灰；有黑有白，
讲文学又讲政治更讲这“两讲”交融，
灵魂丑外表美愈美愈害人毁人，

(几多痛心事说不尽!)

灵魂美外表也美方能真动人服人。

朋友,请你耐心读读丁玲,丁玲!

让更多的人认识丁玲和她的作品——致第七次丁玲学术讨论会:

虽然我们曾参加过丁玲同志作品研讨会、纪念会,做过发言、写过贺词,但都只能表达我们对她敬意和学习心得的万一。这次研讨会,我俩因病不能参加会议,深感遗憾!

前几次会议的丰硕成果,大都发表、出版,使国内外对丁玲同志——我国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女作家,加深了认识和理解。这次在全党积极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纲要》及 2010 年远景规划,江总书记号召全党讲政治、讲学习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定会取得更有成效的收获。

丁玲同志是为中国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一生的战士。各个革命阶段,都是用笔做刀枪,并以各种文艺形式,为我们描绘了大半个世纪中国所经历的壮丽而又曲折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众多挣脱枷锁、求解放的妇女,解放军的将军、士兵,翻身农民,艺人等形象。80 高龄时还在《访美散记》中生动感人地描绘了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纸醉金迷对映下,穷苦人的凄惨景象。

她一生创作了三百余万字的作品,都具有强烈、感人、教育人的效果。

丁玲同志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属于世界的。1951 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斯大林文艺奖。1986 年临终前,美国文学艺术院又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

研究和学习丁玲同志,特别是让更多的青少年阅读丁玲同志的作品,这在我们今天的形势下,对加强党的性和政治锻炼、加强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丁玲研究,要用更多种形式开展下去。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谨以柯岗同志所赠条幅结束我们的祝贺:

竹叶风前翠

梅花雪里红

柯 岗 曾 克

1996 年 7 月 14 日于北京

陈明同志并转丁玲学术研讨会全体与会同志:

欣闻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山西长治召开,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丁玲同志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革命作家之一。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她都自觉投身于群众的火热斗争,并以文艺为武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人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出版就受到千百万读者的喜爱,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的作品也成为我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丁玲同志命运坎坷,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她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赤诚感情始终未变,如她自己所说:“丁玲是永远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党员与作家在她身上融为一体,她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忠诚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作家。我至今还记得北大荒人覆盖在她遗体上的“丁玲不死”的鲜艳红旗,她和她的作品,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可是,一位在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出走国外,一次次进行“忏悔”的理论家刘再复先生与一位外籍华人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陷阱》的对谈录中,却称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学团体是中国文学的两大“陷阱”,借否定茅盾与丁玲,攻击我国革命文学传统(他们称做“革命文统”)。他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全是农民与地主的极端两极化”,“我们读这都小说,一直觉得残忍的不是燃烧着复仇火焰高喊‘打死他!’的农民,而是面对不幸现象而无动于衷的

作家”。说什么“没有对人类性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互相厮杀这种不幸现象的反思是不行的”。作品“丧失了人性的光辉”，“离文学的本质是很远的”。

我们要问，你们把拯救人类、拯救文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看作“人类的互相厮杀”，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几千万中国人民，对于黄世仁们残酷剥削广大农民，逼死杨白劳，把喜儿由人变成鬼等等，从来未感到残忍；而对丁玲笔下广大农民在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恢复了人的尊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却感到“残忍”和“不幸”。你们这些“东南飞的美丽孔雀”（刘再复在台湾讲话中语），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终极关怀”什么人的利益，不是十分清楚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化”言论，在我们国内的文学界、学术界，并非没有市场。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文艺”，“文艺工作者要做名符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多次提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讲政治”，要求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相信这次研讨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认真探讨丁玲的创作经验与艺术道路，对于正确总结我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继承、发扬革命文学光荣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一定会做出可贵的贡献。

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张学新

1996年7月5日于天津

丁玲在文坛上再度走向辉煌的出发地

马蜂

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太行山里的长治市召开。对丁玲同志来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地方，这里是她多年来苦难历程的最后一站，也是她在文坛上再度走向辉煌的出发地点。我和她相别二十多年后，也是首次在这里重逢的。

我和丁玲同志是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才认识的。不久她担任了中国作协（当时称“文协”）常务副主席，我是创作组普通创作员。后来她兼任了新建立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是该所学员，同时在党内兼任支部书记。她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在工作和学习中，才逐渐熟悉起来。她除了机关工作，教学任务之外，社会活动很多。出国访问、接待外宾、国内外文化交流等等接连不断。自己还要搞创作。写文章，当时正好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她创作上的高峰期、也是工作上最顺利的年代。可惜的是这样的时光没过了几年，厄运就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1955年秋天，作协扩大会期间，她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罪魁祸首。那次党组扩大会，我也被扩大进去参加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的“罪行”是什么。1957年反右斗争中，她受到了更大的打击，被打成了大右派、叛徒，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取消原级别待遇，打发到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她又成了打击的重点，先是被批斗，关“牛棚”，然